

风云男儿

〔台湾〕古龙 著

上

长城文艺出版社出版

风云男儿

〔台湾〕古龙 著

上

长城文艺出版社出版

风云男儿

〔台湾〕古龙 著

上

长城文艺出版社出版

内容提要

孑然一人，身负血仇，貌似呆头鹅的裴玉，在受尽别人白眼后，出走恩人家门，浪迹天涯。

被仇家一路追杀，打落百丈悬崖而未死。谷底遇“九龙”之师，炼成罕世神功。

脱困后，被奸，误推为“江南武林盟主”。于是，围绕
着盟主裴玉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…

…

此时的少年裴玉，风度一改当日，潇洒倜傥，光彩照人
引来一群群的飞蜂浪蝶，最后被恩人之女——龙女带走，远
远地离开了这令人伤心，让人颓废的江湖。

可是，那些道上的朋友，在乞盼裴玉的盖世神功除魔卫
道。

那些飞蜂浪蝶也在乞盼，能再一睹裴玉的风彩，一领裴
玉的风骚……

彤云四合，朔风指吼！

是岁末，保定城出奇的冷，连城外那一道护城河，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厚得你甚至可以毫不费事地赶着大车从上面驶过去。

雪停了，但是暮色却为大地带来了更大的寒冷，天上当空没有星，更不会有月了。是以，大地变得格外地黑暗，就连雪，你看上去都是迷蒙的灰黑色。

保定城里，行人也远不如往常的多，除了达官贵人的厚呢大轿外，谁肯冒着这么大的寒冷在街上走！就是有几辆大车，车上的布帘也是放得严严的，只剩下赶车的车把式，缩着头颤抖在凛冽的西北风里，喃喃地抱怨着天气的寒冷。

但是通往南城的大街上，此时突然驰来一匹全黑色的健马，马上的是个嘴上微微留着些短须的中年汉子，头上戴了顶关外常见，此地却是罕有的皮帽，连耳朵都盖住了。

因此，你根本无法在这种光线下看出他的面容，只觉得他在这么冷的天气里，坐在马上的身躯仍是挺得直直的，仿佛对这种刺骨寒冷，并不太介意。

街旁有家并不太大的酒铺，此刻却是高朋满座，有个短小精悍的汉子，突然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被门外的风一吹，机伶伶打了个冷战，抱怨着说：“好冷！”

退了两步，身子留在门里，头伸在外面，“呸！”地一声，吐了口浓浓的痰。

一抬头，却正好望见马上的奇怪汉子，眉头微微一皱，暗自低语道：“奇怪，他怎地会在这里？”

头一缩，又钻回门里。

马上的汉子缓缓放着马，仿佛没有看到这个人，手一按将戴着的皮帽按得更低了些。

酒的香气，从厚重的棉絮帘里透了出来，马上的人闻见了这种香味，象是极力地在压制住想进去喝两杯的欲望

马蹄敲在已经结块冰的雪上，发出一种非常悦耳的铮铮之声，象是在器相击时所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声音。

马也是匹骏马，这一对马和人，让人看起来，都有一种雄壮的感觉。

终于，带着那种悦耳的铮铮之声，这一对马和人逐渐远去。

经过文庙，对面是南门，守门的卒子倚纓枪站在城南避风的阴影里，也看到这一人一马缓缓走出城去，看着马上的骑士的英姿，不禁低低赞美道：“这小子可真棒！”

马出了城就走得稍微快了些，但是仍不是一个在种这马气里赶路的人应有的速度，沿着到保定的大路上走了一天段

竟停了下来，在一株枯丁的老杨树下微微踢着脚。

马上的骑士，似乎若有所待，面上的神色，阴沉得很。

在他说来，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，阴沉的脸上，也露出了些焦急，轻轻用玉鞭的后柄击着手掌，自语道：“怎么还不来？”又过了片刻，他等得不耐烦，又想往前走，四顾一眼，看到他立马所在地，四周渺无人迹，想了想，又勒住了马缰，打消了往前走的念头。

夜静得怕人，只有风刮着枯树枝，不时的发出那种“刷刷”的声音，是无星无月的寒夜里唯一让人们听见的声音。

马上的骑士神情越发不耐，跳下马，伏在地上，用耳朵贴着满是冰雪的地面听了半晌，突然脸上露出喜色，跃了起来，冰雪沾得他一脸都是，他也不在乎，随手抹去了，也不觉得冷。他掏出了一块极大的手帕，手帕是白色的，和他身上的衣服极不相称，但是他却将这块手帕蒙在脸上，只有一双炯然发着亮的眼睛，在皮帽和手巾之间的空隙里，全神凝视着远方。没有多久，大路上果然传来一阵急遽的蹄声。老江湖从这种蹄声，立刻可以判断得出，这一定是有人因着急以最大速度赶路，而且赶路的人还不止一个。

蹄声越来越近，这个以手帕蒙着脸的汉子立刻以最敏捷的身法又跳上马，将马头微微向左一带，是以马身便恰好横在路上。

路的那边，飞快地驶来两匹健马，这么冷的天，头上还不断冒着热气，马上的人一色青布短袄，外面罩着一件风氈，这是时时赶路的旅人最常见的打扮，原本一点也引不起别人

家注意，只是马上的这两人俱是一脸的精明之色，两双眼睛也都是炯炯有神，让人见了，有一种不凡的感觉。这两匹飞奔着的马上骑士，远远也看到有一匹马横在路上，其中一人颌下已有微须，年龄仿佛甚大，见状皱眉道：“前面的象就是那话儿？”语音中河南味极重。

另一人道：“我们将马放慢一些吧。”

但是为了爱惜马，这两人都不肯太过用力地去勒缰绳，让马又跑了一段。

这样，这两匹马停的时候，距离那蒙面的骑士，已经降有多远了。

年长的汉子见了这慕着脸的骑士，脸上神情猛变，心头也在喧然打鼓，但是他闯荡江湖多年，在刀口上翻滚的次数也不知有多少，此时虽然有些惊异，但还是从容地说道：

“老哥借光，让个道给我们走。”

话说得客气得很。

蒙面骑士的眼睛也不瞬地瞪着他，一瞬间，空气象是凝结了。然后，非常突然地，蒙面的骑士敞声大笑了起来，笑声是那么清脆而高亢，震得枯树枝上的积雪，都簌簌飞落了下来。那两匹马上的骑士，莫测高深，又心怀畏惧，愕然地望着他。蒙面骑士的笑声又是那么突然地顿住了，换了一种毫无笑意的声音，冷然说道：“两位敢情就是两河闻名的枪剑无敌裴氏双杰吧？”

说话的态度，满是挑畔的意味方。

那较年长的一个考虑了半晌，自想答话，那年轻的一个

个已说道：“朋友好厉害的眼光，不错，在下就是弧形剑裴元，这就是家兄钩镰枪裴扬。”

他冷笑数声道：“朋友深夜在样相候，莫非对我兄弟有什么指教吗？”

蒙面骑士朗声笑道：“我听说裴二侠性情豪爽，如今一见，果然是快人快语。”

他笑声一住，随即又是一副冷冷的神情，你虽然看不透在他手帕后脸上肌肉的变化，但是从他的目光里，你仍可以发现他的这种慑人的寒意。

他沉着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在明人面前，也不必暗话，今日此来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用意，只不过是向两位讨一龙东西罢了。”

“要向我兄弟要东西，还不简单得很！”

弧形剑裴元冷笑道：“只是朋友也该亮个万儿，要知道我兄弟的东西，却不是随便要得的呢。”

他话可说得极为不客气，象是早已知道这蒙面骑士对自己非但绝无好意，而且还有着极坏的图谋。

可是他这种不客气的态度并没有引起蒙面骑士的暴怒。

他反而笑道：“我要的不是别的。”

他用手将面上的面帕更向上提了提，说：“我要的是贵兄弟头上的脑袋和两位怀中的玩意。”

弧形剑裴元怒极而笑，笑声高亢入云，显见得内功不但已有火候，而且可算登堂入室了。

那蒙面人的眼睛瞬也不瞬地盯在他脸上，冷冷地说道：

“裴二侠为着什么事这样好笑？”

弧形剑裴元笑声顿住，道：“我裴家兄弟闯荡江湖十余年，还没有人敢在我哥儿俩面前说过难听的话，朋友，你凭着些什么，就敢在我哥儿俩面前这样卖狂，你敢情也是活得不大耐烦了吧？”

钩镰枪裴扬虽是涵养功深，此时也不觉微微有些怒火，厉喝道：“朋友！咱们废话少说，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。”

那蒙面人仰天而笑，道：“好，好，裴氏双杰果然都是好汉，兄弟今天若不成金你们，从此武林中就是没有兄弟这号人物。”

弧形剑裴元重重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就象阁下这号藏头露尾的鼠辈也能称得上的“人物”的话，那武林中的人物也未免太多了些吧！”

那蒙面人的眼睛倏然射出凶光，一语未发，双腿微夹马身，那马便缓缓走到路边的荒地上。然后他回转身，冷然说道：“两位请方便吧。这里清清静静，用来做两位的葬身之地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”

他这种语气，就是根本将这两河闻名的“枪剑无敌”看得一文不值。

裴氏双杰久走江湖，此时虽是灯火高涨，但见了这人这种超人的自信，心里头不禁微微打鼓，知道此人绝非善与之辈，但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，自己又怎么能说不算？

于是他们对望了一眼，心里都提高了警觉，双双一带马也相继走到那片荒地之上。

四野苍茫，他们彼此都不能看到对方的脸色，寒气侵袭三匹马冻得有些不耐，不安地踢着腿，发着低低的嘶鸣。

那蒙面人刷地翻身落了马，这份轻灵和敏捷，使得裴氏双杰也不禁暗赞一声“好身手！”

因为你甚至无法看清他从马上下来时所用的那一种身法，只觉得他本是坐在马上的身躯，霎眼之间，已站在地上了。

钩镰枪突然发话道：朋友端的好身手，我姓裴的走遍大河南北，可以说象朋友这样的身手，我姓裴的倒真还不少，想必朋友也是武林中成名立万的好汉，我姓裴的这次保的镖朋友既然知道了，也该知道来路，我姓裴的万万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朋友若看得起我姓裴的，亮个万儿，高高手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日后我姓裴的总有报答朋友之处。”

他语气中已很明显地露出怯敌之意，这倒不是说他是懦夫，世上的人，又有谁愿不明不白地以生命作赌注来和人家比试，而武林中的规矩，双方在交手之前，无论如何也该亮个万儿。

但是那蒙面人却是完全不懂这一套，两条腿不丁不八，气定神凝地站在雪地上，象是谁也无法来撼动他似的。

他这种骄傲的神态，使得本来性情就较暴躁的弧形剑裴元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暴声道：大哥和这种鼠辈废话干什么？

双腿离鞍，也飘身下了马，随手一挥，那马就徐徐踱了去，远远地停下了，显见这马是受过训练的良驹。

钩镰枪裴扬暗暗叹息一声，知道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全在此一举。自己若是胜了，连对方的姓名都不知道。自己若然

失败了那么家己兄弟的两条命就算全葬送在这保定道上了。

这是全然不公平的，但是他也知道别无选择的余地。以裴氏双杰的身份，势不能一逃了之何况也未必能逃得掉呢。

于是他只得下了马，凝神站在地上。这时三人所立的地位，成了一个三角之势，三人都凝神戒备着，谁也不敢有一丝疏忽。

裴扬行走江湖，一生谨慎，此刻绝不先发难，而且他兄弟两人已有默契，此时此地，他们也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，准备只要对方一发动，自己就联手而攻，绝不单打独斗。

那蒙面人眼珠一转，冷笑说道：“贵兄弟还是一齐上吧省得我一个个地动手费用。”

弧形剑裴元也冷笑说道：“当然，我兄弟和鼠辈动手，从来不讲武林规矩，因为你不配。”

蒙面人狂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不配！”

笑声未住，身形倏然而动，飒然袭向弧形剑裴元。

弧形剑裴元猛然旋身错步，哪知蒙面人突然一转折，改变了方向，身形闪电般击向裴扬。

这种身法和速度果然是惊人的，到了这时候，各人功夫的深浅立刻就可以判断得出来了。

钩镰枪裴扬不愧为北方武林健者，“倒踩七星步”身形如行云流水般溜了开去，手腕一翻，已将一条晶光闪烁的钩镰枪撤在手上。

就在这同一刹那，弧形剑裴元也自撤出兵刀，寒光一闪“立劈半狱”，划向蒙面人的后背。

蒙面人双掌一错，的溜溜地一转身，裴元的弧形剑刚好递空，石手一截，左指如剑，一招两式，疾如闪电，端的惊人。钩镰枪裴扬手腕一抖，掌中钩镰枪竟当做大枪使，带起碗大的枪花，竟施展出“岳家枪法”里的煞手，刺向蒙面人腰下的“笑腰穴”。

蒙面人暗自点头，暗忖这“枪剑无敌”裴氏双杰武功的确不弱，须知钩镰枪远比大枪短，在裴扬手上竟能抖起碗大的枪花，功力之深，可以想见，那蒙面人焉有不识货的道理。当下他也不敢太过转敌，轻啸一声，运掌如风，忽又化掌为拳，化拳为抓，竟将“少林”的“罗汉拳”“武当”的“七十二式擒拿手”“空手入白刃”以及“峨眉”的“神鹤掌”运用在一处了。这几路招式是江湖习见的，但能将这几路招式落而为一的，江湖中却绝无仅有，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。

这蒙面人不但将这几路招式溶而为一，配合的佳妙，更是妙到毫颠，裴氏双杰称雄两河多年，掌中的两件外门兵刃所用的，又是武林罕见的招式，但在这蒙面人的一双空手之下，非但没有占到半分便宜，而且还应付得吃力得很。

蒙面人掌风虎虎，每一出招，都是向致人死命之处下手。黑暗之中认穴之准，时间拿捏之稳，临敌经验之丰，在在都骇人听闻，裴扬暗忖：“武林中，那里出来这么个好手？”

须知裴扬在江湖中交游颇广，武林中的高手，他也大都有个认识，是以他兄弟的“兄弟镖局”走镖十余年，从未未曾失风。

但是这蒙面人的来路，饶是裴扬极力思索，可也猜想不

透。

依这蒙面人的口音，该是河北一带的人物，看这蒙面人的身法，却又像身兼中原武林几大宗派之长。

裴氏双杰成名于两河，两河武林中高手，他兄弟可说是了如指掌，可是他们却无法揣测得到这蒙面人究竟是谁？

他两人心中虽然极力揣测，手下可不敢有半丝疏忽，以他两人的武功，合力尚且不行，那此蒙面人武功之高，可以想见，而以这蒙面人的年龄和武功，在武林本该久享盛名，但裴氏双杰却无法猜破人家的来历，岂非有些奇怪了吗？

夜更深，风雪又起，雪花纷飞，那三匹马冻得发抖，可是却并未跑远。

雪花飘到三人动手之处，被三人所发出的真力一激，远远飘了开去，弧形剑裴元掌中兵刃不及三尺，全是进手招数正是兵经所说的：“一寸短，一寸险。”

再加上裴元心中愤道，招招欺身直入，简直有些像是在拼命了。

蒙面人虽然已占上风，但一时半刻之间，却也无法伤得对方，像是有些不耐：倏然一声清啸，身形飘然而起。

裴氏双杰方自一惊，那蒙面人竟在空中变了身形，微一转，头下脚上，双掌带着凌厉而惊人的风声，劈向弧形的头顶。

他这种身法一使出，裴氏双杰不禁大惊，脱口而呼：“是你！”

弧形剑姐元掌中兵刃由下而上，“霸王举鼎”，身形斜

转。那知蒙面人突然在空中一挫腰，上身猛然升起尺许，两腿却横扫而出，着着实实踹在钩镰枪裴扬的背上。

这一招的奇诡变化，直是匪夷所思，这一脚的力道何止千斤，裴扬惨呼一声，胸口一甜，鲜血尚未及喷出，已然气绝了。蒙面人身形也飘然下落，曼妙已极，弧形剑裴元双目赤红，厉呼道：“我兄弟和你有什么仇怨？你竟下了如此辣手！”身形形同疯虎，朝蒙面人扑了上去。

蒙面人微微冷笑，裴氏双杰已去其一，他更是胜算在握。裴元虽然不要命地猛攻，但他技高一着，从容地都化解开了。

弧形剑裴元这种拼命的招式，最是耗贵真力，何消十数个照面，他已经气喘咻咻了。

蒙面人气定神闲，突然双手翼张，胸前空门大张，弧形剑裴元可没想到人家为什么突然在身法上有这么大破绽。

这也许是当局者迷，裴元欺身直进，直刺蒙面人的胸腹。

蒙面人长笑间，猛一吸气，胸膛倏然缩得尺许，竟是内家登峰造极的功夫，弧形剑裴元掌中兵刃，刚好够不上部位。

他久经大敌，此招落空，便知要糟，身形猛往后撤，但蒙面人此时再也不给他喘气的机会，左石双掌齐出，形同闪电，一齐切在裴元的肩头上，这两掌是何等功力，裴元刻肩俱碎，狂叫一声，两条腿被这一击之下，竟陷下雪地几达半尺，那里还有活命的希望。

依然在下着雪，大地苍然——

“枪剑无敌”裴氏兄弟的尸体，安静地躺在雪地上，他